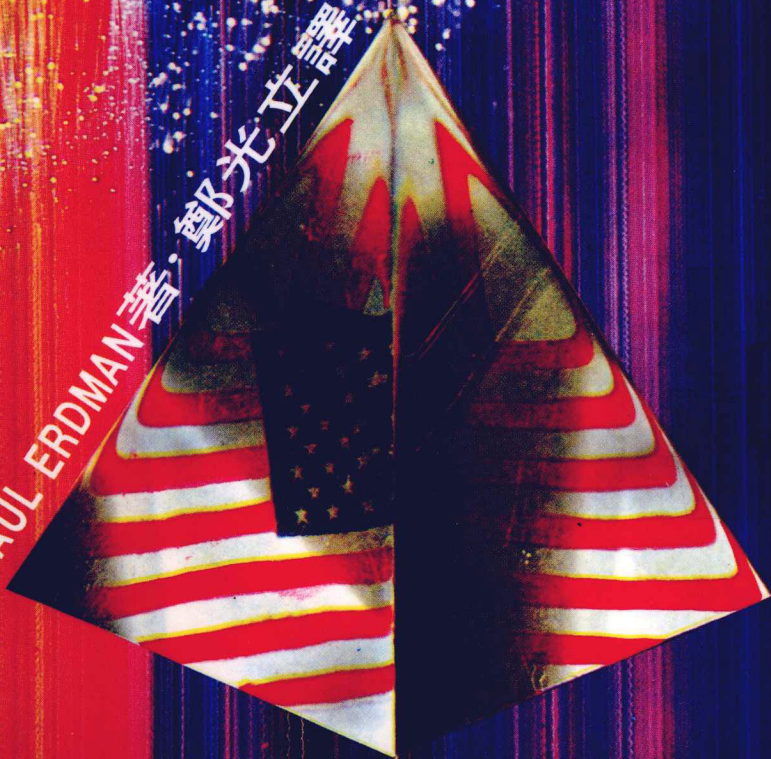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國末日

PAUL ERDMAN 著 · 鄭光立 譯



皇冠叢書第八一九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七十

美國的末日 THE LAST DAYS OF AMERICA

原 著：PAUL ERDMAN
譯 者：鄭 光 立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電 話：7213422

出版經理：張 枉 國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郵政劃撥10426帳戶

電 話：7213422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詮
趙簡心·雲 菁·林 澄
施寄青·余國芳·林靜華
种衍倫·戴國光·鄭光立
湯新華·林少岩

編輯顧問：陳麗華

策 劃：施寄青

主 編：陳曼華

美術設計：吳璧人·林莉娜

校 對：曾美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17948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
著作權及版權登記註冊·盜印必究



美國末日

PAUL ERDMAN 著 · 鄭光立 譯



美國末日

PAUL ERDMAN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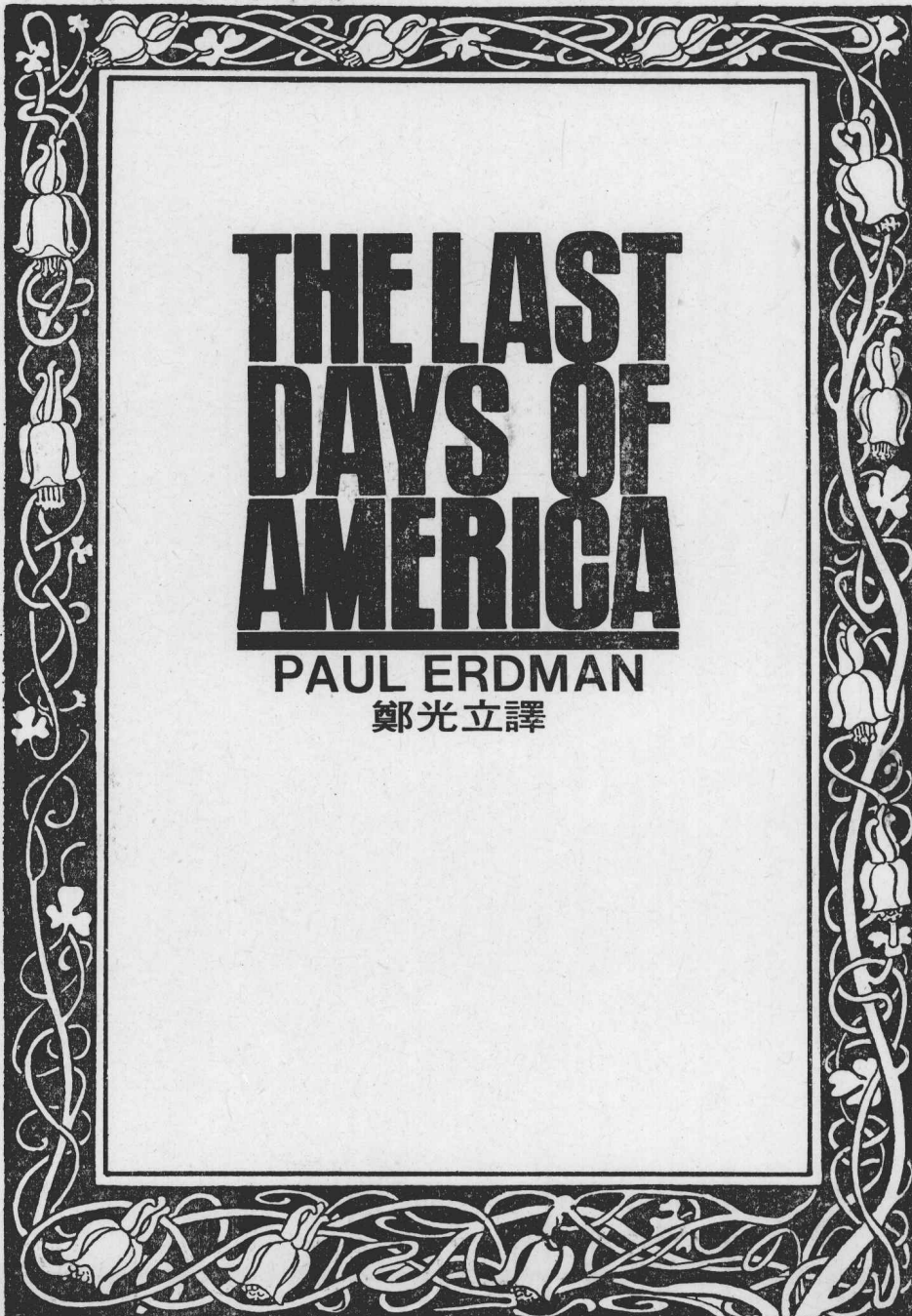
鄭光立 譯



當代名著精選70

美國的末日

原书缺页



THE LAST DAYS OF AMERICA

PAUL ERDMAN

鄭光立譯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法蘭克·羅傑斯——飛彈發展公司總經理，本書主角。

哈柏·派德森——飛彈發展公司董事長。

南茜——羅傑斯的太太。

莎賓·范·普蘭大——羅傑斯的情人。

法朗玆·約瑟夫·史特勞斯——西德總理。

葛拉夫·奧圖·范·阿姆斯堡——西德外長。

西蒙尼斯——瑞士籍律師。





第一部

我在床沿坐了整整兩個小時，一直在想補救的辦法，但是事情實在是完蛋了，連上帝也……



1

當一個八〇年代的美國人，實在不容易。這個年代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大多數的人都相信，除了不斷往上爬外，再也沒有別的路可走，畢竟，我們已經歷經越戰、尼克森、伊朗、和卡特的罪過，還有什麼可以再出錯的呢？

哈！

謝天謝地，並不是又有什麼災禍發生，只是我們仍舊必須生活在某一個地方，偶爾四處走走動動而已。但是還有誰追求得起時髦呢？現在無鉛高級汽油用的瓦斯每加侖要美金三元八角五分，一九八五年的凱迪拉克每輛要美金四萬兩千元，而我們在一九八二年購買的房子目前時價超過百萬元以上，至於牛排，現在也高達每磅十六塊美金。能夠追求時髦的人，一定少得可憐了。

但是，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來說，我們美國人的處境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。當然，

這並不是拿每個人所得的洗碗機和游泳池的數量來比較，我是說，按照我們順從欲望的方式，比如我們的自由與權利去選擇自己喜愛的地方工作、生活、和玩樂而言。在一九八五年，地球上其他國家的人民，幾乎沒有人也能做到這種地步。

蘇聯早在八三年就決定放棄一切文明的偽裝。波蘭、捷克和匈牙利的人民，也得乖乖聽從蘇聯老大的話，要不然，只有神祕失蹤的份。而在巴西和墨西哥，如果統治階級看不慣老百姓的頭髮分邊方式，老百姓也會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。連義大利這個美妙國家的人民，也必須在紛亂的秩序和『黑衫』之間做一個抉擇。當然，他們選擇了『黑衫』。

而且，因為他們羨慕我們美國人，他們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恨我們。所以，一九八五年的感恩節來臨時，人家怎麼說也勸止不了我和南茜到國外去度假的念頭。我們還是一如以往，決定到夏威夷的瑪琪濱海大飯店小住一番。十一月十八日深夜，當事情來臨的時候我和南茜正在那兒度假。誰都無法預先料到，連美國政府都抵擋不住那……這是以後的事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吃過飯後，臨時決定不同房陪南茜，逕自走向海邊觀賞鵝魚在夜間的表演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飯店經理差了一個服務生過來，說哈柏·派德森掛來越洋電話，有急事找我。

在我去接他的電話之前，讓我先說清楚哈柏這個人，然後再談談鵝魚的事。

哈柏是加州森尼瓦拉鎮飛彈發展公司的董事長，而我是該公司的總經理。換句話說，他就是我的頂頭上司。哈柏這個人，總喜歡找瑪琪大飯店這種豪華旅社的經理當他的信差。那天晚上，他幹的就是這碼事。也許他這個董事長的權勢大，瑪琪的經理——他的名字叫鮑伯·巴特菲——也只有聽命的

份。

有關鵝魚的事，我可要從一九六〇年代早期說起了。當時，勞倫斯·洛克菲勒決定在大島的哥哈拉海岸上蓋一座觀光飯店，那個地方滿是黑色的熔岩床和一些海灘，除此之外，少有別的了。我喜歡到那兒，是因為它處於偏遠、寧靜的角落。當飯店蓋好之後，庭園設計師爲了美化環境，在主餐廳下方的岩石上，裝了一對強有力的聚光燈，照亮了海面的景色。顯然的，這燈光吸引了海裏的浮游生物，而浮游生物又吸引了鵝魚。從此以後，幾乎每天晚上，總有半打之多的鵝魚從深海中跳躍出來，把牠們那龐大的身軀呈現在人們的眼前。鵝魚出現的時間，通常都在十點左右，剛好就是那天晚上哈柏·派德森打電話來的時候。

諸位或許會懷疑，這種小事竟也值得我一提，莫非鵝魚和哈柏之間有什麼象徵性的關聯？如果您這樣想的話，那就對了。但我們還是言歸正傳。

首先，我決定回套房裏打電話。這時，我太太已經在床上看書了。

『你那些朋友今晚表演了什麼新花樣呀？』我進房時，南茜問道。她覺得我對鵝魚那種海怪的着迷，實在有點不對勁，因為她明白，我對董事會議室和銀行辦公處裏頭的循環空氣，比太平洋夜深人靜時的水面，還要入迷。

『哈柏要我回電話給他，』我問：『他有沒有打來這兒？』

『有人指名找你，我說你出去了。』

『謝謝。』有時候他們真會把人給逼瘋。